

李 春 方 著

風雨京華錄

所以張瑞得了个外号叫“不滿意”。他又頗有聲望，大兒子張如承管清河鎮上的棧行，大斗收入小斗出，克斤扣兩，人称“瑞公瑞”。二兒子張如璽管城里的糧店，最善于撙節使水，其處住但，是行里中著名的“拔仙姑”。三兒子張如璽在村中收納舊糧，是个缺款不認爹，得个臭虫全得吃了的“玻璃耗子”。四兒子張如璽最有出息，在荷蘭隊中当个少校副隊長，是个能把一个小村子几罐出汗來的“張獨這”。第五个全是一毛不拔的克西。

听張瑞說，只有小兒子張如璽是个“逆子”。張瑞本想叫他专心去读书，成为張家门面點點儿文墨，憑点儿臭味的斯文人物。不料如璽知道才上了大學，就成了什么“逆子分子”，被而



广西人民出版社

风雨京华录

李春方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在... 风雨... 李春方...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7月第1版... ISBN 7-219-00716-7/I-197... 定价：2.55元

风雨京华录

李春方 著

☆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0印张 插页3 246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840册

ISBN 7—219—00716—7/I·197

定价：2.55元

風

雨

京

筆

錄

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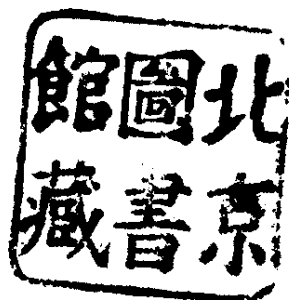
宗

達



目 录

- 第一篇 张姓父子狎妓出彩
刘家夫妻仗义认亲……………(1)
- 第二篇 分道扬镳兄弟斗智
乘机歼寇孤军突围……………(27)
- 第三篇 打入敌巢丫头机智
开办工厂小子英雄……………(60)
- 第四篇 刀斩敌酋男奸女死
火烧军校吐气扬眉……………(119)
- 第五篇 胆大心细争取老板
出奇制胜拯救童工……………(158)
- 第六篇 将计就计女英脱险
以毒攻毒男贼被惩……………(186)
- 第七篇 喜结同心除奸诱敌
屡施诡计折将损兵……………(228)
- 第八篇 奄奄一息敌伪末路
蒸蒸日上华夏前途……………(293)



B

541548

第一篇 张姓父子狎妓出彩 刘家夫妻仗义认亲

海棠如醉，又是黄昏，更能消几番风雨；辽鹤归来，
都无人管，最可惜一片江山。

上面这副集宋词联，是“九·一八事变”后，北京大学的名教授黄节先生所集，其满腔愤时忧民的爱国热情，溢于言表。当时，各有帝国主义作后台的中国大小军阀们，只为个人争权势抢地盘而混战不休，已使形如秋海棠叶的中国版图受到霜残风败，东北又被日寇公开侵吞，但面对国土沦亡、同胞流离失所，当政者却全然不睬。这不正如黄先生集联所说，醉棠虽美，怎堪昏日风雨之欺！每个配称是中国人的人，又怎能不“最可惜一片江山”？

当时，北平城虽然还听不到日寇的枪声，但形容憔悴的难胞已从关外源源涌来，并因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而日渐增多。仅北平北边距城二十四华里的回龙观村，数月之间就几乎家家门前有难民来乞水讨食了。虽说这是个有四五百户的大村子，但也无力周济这么多的难胞。村里除“楼高记”和“西尚记”两个大户外，就数曾与土匪武装苟部队合盗村北清王陵而暴富的村长张瑞家了。他家在城里和镇上都开着粮行，还在村中收“老虎粮”^①，

^① 老虎粮：旧时，地主与粮商勾结，秋收时在农村贱价买粮，就地囤积，待粮荒时高价卖出。称“收老虎粮”。

上尖儿的塔囤就有十几座。可是，穷乡亲们就是揭不开锅时，也休想从他家求出一粒周济粮来。所以张瑞得个外号叫“不漏汤”。他又颇有家传：大儿子张知承管清河镇上的粮行，大斗收入小斗卖、抠斤扣两，人称“磁公鸡”；二儿子张知继管城里的粮店，最善于掺糠使水、弄虚作假，是行业中有名的“铁仙鹤”；三儿子张知贤在村中收粮管帐，是个认钱不认爹、得个臭虫全得吃了的“玻璃耗子”；四儿子张知圣最有出息，在苟部队中当少校中队长，是个能把一个小铜子儿攥出汗来的“琉璃猫”——爷五个全是一毛不拔的东西。

按张瑞说，只有小儿子张知进是个“逆子”。张瑞本想叫他专心去读书，成为能给张家门面贴点儿文采、遮点儿臭味的斯文人物。不料想张知进才上了大学，就成了什么“赤色分子”，被抓进了班房，差点没把脑袋弄没了。张瑞破天荒地花了五亩地钱，才托人把他赎回来，把他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叫他在村中小学校里教书。满以为这是万无一失的教子上策了，不料张知进却越发闹得不象话了：他不但每天给高小班的学生讲什么自由平等和共产革命，甚至连家里给他妹妹缠足，他也吵翻了天似的反对。张瑞实在忍无可忍了，就下狠心连媳妇也不给他娶，只分给他一顷地，叫他单独去过。本想借此狠狠地治他一番，叫他从自己挑家过日子的艰难中，认识到“锅是铁打的，米面不是白来的”，因此改邪归正，然后再把他弄回家，以成全张家“五子拥宗”的鼎盛之势。哪知自分居后，张知进常招一伙从城里来的男男女女，不是组织什么“社”呀“会”呀，就是搞什么乡村调查。不到三年，张知进就把那一顷地挥霍得干干净净了。他还得意洋洋地说自己这才成了名副其实的彻底无产者。全家除了小妹张知珍以外，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他，连村中的小财主家都把他看成是“败家子”，教育自家的儿孙切不可学张知进。可是全村的贫苦人家却都说张五少爷是张家门中唯一的好人，有个大事小事

的，都请他作客或给拿拿主意。尤其是那些扛长活的和打短工的竟能跟张知进称兄道弟地混在一起，在张家兼管护院的长工头儿刘铁头，更跟他好得简直比亲哥俩还亲。

张知进的这些所作所为。使他的父兄们非常恼火。这还不说，他竟又唆使妹妹知珍把父亲的一套象牙翠嘴金什件的大烟具偷出来，拿到清河镇上的乾元当换钱，周济一个从城里逃出来的学生。那当铺当家的恰巧是张瑞大儿媳的干爹，又是张瑞的烟友，就把这套烟具给送回了张家。这件破财又丢人的“家丑”，把张老太太气得回娘家养病去了，老太爷张瑞也进了北平城去散心解愁。

张知进除去因小妹为此事挨了几巴掌而有些气愤外，他倒认为这是向家庭作斗争的又一次小小的胜利，至少也可算是件满惬意的开心事儿！所以就特意买了一套画工精美的《白雪公主》小人书送给小妹，以资鼓励和慰勉。当上为长子、下是长兄的磁公鸡张知承找上门来责备五弟时，知进却裂嘴而笑，拍拍大哥的肩膀儿说：“算了吧，张大少爷！我在张家门中干的这件偷富济贫的事，至少还能给张氏子孙积点阴德。所以不论叫谁来评论，大概也比您偷卖十亩地去霸占有夫之妇做姘头，好说又好听些吧？故此，我奉劝您这以‘缺德’怪‘积德’的训教，还是免开尊口吧！”

这席话顿把磁公鸡给噎得紫涨着脸而无可答对，最后只得厚起脸皮嘟囔了句：“反正我……我那十亩地钱也没便宜了外人，比你把钱白送给别人强！”他边说边忙往外走，心里可恨死了老五。他回到镇上的粮行，好几天都茶饭无味，只琢磨怎样好好地整治一下这无法无天的小五儿。

怎知大爷还没想出治五弟的法子，五弟却又一闷棍向大爷打来——张知进伙同长工刘铁头带领难民们抢了张家的粮，还拐走了张家的枪。因为这一天该轮到张家出米，在小学校里给难民们

熬粥了。可是，主家政的张大少奶奶和三少爷玻璃耗子张知贤合谋，送来的全是扫仓底的霉米。难民们吃了后连拉带吐，惹起了公愤，嚷嚷要去和张家计较。张知进就趁机 and 难民推举出的代表商量好，又串通了家中带枪护院的刘铁头，就在当天夜间一哄而起，抢了张家的粮仓。同村的苦乡民早就恨透了张家，所以也群起响应，直弄得张家鬼哭神号——大少奶奶被吓得上面泪直流，下边尿尿出；别的家小只是哭号，不敢露面儿。只有最会算计的玻璃耗子还没被吓胡涂，他一看这势派儿，硬顶是顶不过的，就强作镇静地摆出一副开明的贤达架式——当刘铁头用枪逼他交出现钱时，他这个平日把钱看成命的看财奴，竟乖乖儿地全交出来了。等铁头拿着钱一出门，他趴门缝儿一瞧，原来张知进跟刘铁头是一伙的，是他俩在指挥众人抢粮。他顿时就气得差点把牙全咬碎了，返身从枕头底下掏出一支三号匣子枪来，从门缝中先瞄准了老五……忽然，枪机儿未动，他心机先动——只觉得心中那团团怒火骤然变成了缕缕慧光，照得心中通亮，随即计上心来。他推门而出，抢到二人面前，把手中的枪朝老五手中一塞，说：“五弟，你们快远走高飞……”随后又强挤出两滴“慈心泪”，顺手把老五衣襟上的派克笔抽下来，说：“给三哥留作纪念吧，我祝你们鹏程万里！”说罢，双手一捂脸就跑回屋去了。

天亮后，村里都嚷嚷地哄动了：有的说张老五勾结土匪抢了自己的家；也有人说是绑票儿的把张老五绑走了，但是，一听有人说张老五和刘铁头全是共产党的探子，抢了张家的枪，领一些难民奔西山去了时，张知贤可真害怕了。他急忙奔到镇上去找大爷共商对策。此时虽已日上三竿，但大爷这只一向不会报晓的磁公鸡还在搂着姘头“白蝴蝶”打呼噜呢！张老三也顾不得许多，就直闯进屋去摇醒大爷。张老大一听此事，真是“依红偎翠顿失三春暖，软玉柔乡蓦生数九寒”！大爷和白蝴蝶吓得直打哆嗦。事情来得突然，这对精赤条条的野鸳鸯在兄弟面前又无法起床，

所以只好来个“权借巫山会，暂作虎帐谈”了……研究的结果是家不可一日无主，大爷忙回家去坐镇，并急派人到荀部队找四爷搬兵，以防更大的不测；三爷则马上进城去请老太爷返驾来处理此事。又多亏了和二爷张知继也有一腿的白蝴蝶提醒：千万不可将此事告诉正在医院养病的张老二。她嘴上是说怕加重老二的病势，其实是怕吓死这只铁仙鹤，她会少了一个知温识暖的姘夫！

张老三这才有生以来第一次雇车不还价儿，坐上王三儿的洋车，往北平城来。这王三儿是个二十来岁的单身汉，人棒车也漂亮，一向以腿脚勤快著称，是镇上拉车的当中有名的“小火车头”。可是今天他拉着张三爷就不同往日了，出了清河镇，他是上头嘴里大喘气又发哼哼，下面却一拐一拐地直踉脚儿。路本来就不平，张三爷又是个短小的瘦身材，坐在车里左一颠右一簸的来回晃荡，哪里是财主坐洋车，简直是花钱买罪受。最可气的是王三儿拉一段路后，就得放下车，溜到路旁的沟坑或树林里去拉屎。

三爷问他今天怎么成这个德性了。王三儿一摆手儿说：“别提了，这两天正他妈倒楣呢！前天为图多挣俩钱儿，给鱼行从桥头往城里送活甲鱼，把脚给崴了，再加上这几天发疟子，外带拉痢疾。没法子，只好是您将就着坐，我凑合着拉吧！”

张老三一听这话里带刺儿，就气不打一处来，可又不好发作，因为此时正走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地方。又走的是旧路西道，沿途多坑岗丛林而少村镇，更没处可另雇车坐。他就问王三儿为什么不走既近又平坦的东道大马路。三儿就势放下车，向张老三拱手说：“您是个圣人，今儿个怎么要干那‘诸葛亮揍老虎亲嘴儿——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傻事？如今走东路，不但有数不清的难民拦车乞讨不好对付，更有那些败兵丘八爷常常拉着手榴弹弦儿来诈财。若是碰上这种比劫道的还横的老总，甭说我王三儿惹不起，就是您这位一跺脚，清河镇就乱颤的张三少爷大概

也没多大的咒可念吧？”张老三一听此话，才长叹了口气，一挥手儿叫王三儿快拉车往前走。可他总觉得对王三儿有一口闷气，有机会是非出不可的。

从清河镇到德胜门，就是走旧路西道也不过二十多里，凭王三儿的脚力，顶多走两个小时，今天却用了两个多小时还没走完一半的路程哩！虽然时值北国中秋，京华郊野正是禾稼肥绿、草木苍翠、气候宜人的好季节，可是张老三坐在车上还是不住手地用手绢擦汗。他正为家事心急如焚，万想不到还得受王三儿的窝囊气。他见王三儿又停下车去拉屎，还在那儿胡唱什么：“苏三离了清河镇，将身来到西路边，尊一声过往君子听奴言：哪一位去往南京予我那拉洋车的三郎把信传，言说苏三落了难……”张老三更火儿了，可是又想到我这个对大小事儿都有算计的铁算盘，怎能叫这么个臭拉车的毛头孩子给算计了！于是暂压下火儿去，尖着嗓子喊了声：“三儿！”等王三儿提溜着裤子来到他跟前时，张老三笑着对王三儿说：“小子，你我都行三，咱们是对点子，合到一起是个六。咱们就来个六六顺——你要的六毛钱车钱，我不还价儿，还另外给你加六毛酒钱。怎么样？咱们都图个顺喜。你快拉我进城……”王三儿一笑说：“这里我就先谢谢您哪！你要早这么说，咱们不早就到了，还磨蹭个屁么——镇上的人都说我这病呀，非挤活王八血和黑糖吃不能治好。这回有钱买活王八挤血啦，我这病也就好了九成了，也能有劲儿快拉车了……”张老三又忍住恼火说：“你小子还绕弯儿打曲地耍花腔，我非一脚踹出你娘的陈尿旧屎来不可！”王三儿看天色不早了，自己还得挽个回脚儿呢，就加快了脚步。说话间到了芒牛桥的酒饭摊儿，张老三破例地请王三儿喝了二两白干儿，外加一碟豆腐干儿。王三儿才把张老三送进了城。哪知才进了德胜门，张老三马上就喝令停车，下车来只朝王三儿恶狠狠地骂了句：“你这眼睛心也瞎的混帐小王八羔子！”甩手就要走。王三儿忙拉住他，

要那车钱和酒钱，二人就吵起来了……

尽管王三儿连说好话，张老三却瞪着两只小耗子眼，从鼻孔里“哼”了声说：“跟我要车钱，还要酒钱？小子，明跟你说，钱嘛，三爷有的是，可是从不花这份‘眼子钱’^①。要讲算帐，三爷我天天掐手指头、拨啦算盘子儿，是专干这一行的。我先粗算给你听听：六毛的车钱，已折了你在芒牛桥喝我的酒、吃我的菜钱了。要提那酒钱，等三爷我有了功夫，是得好好地跟你细算算！且不说你成心走这不平整的西道来颠簸我，光算你从清河到德胜门足足蘑菇了四个钟头，耽误了我的大事，这笔损失费，甭说不是那六毛的酒钱能抵得了的，就是把你连人带车全卖了，也赔不起我！”张老三一瞧有许多过路的人停下脚来看他们争吵，就更自以为有理了。他掏出一打子骨里新的钞票晃着说：“列位，我张某人不是给不起车钱，更不是赏不起这穷鬼几毛酒钱。我就是……”王三儿双手叉腰、强压怒火地拦住张老三的话头：“你就是不想给，对不对？我也明跟你说，别瞧你王三爷爷是拉车的穷人，可还舍得起这块儿八毛的！逢年过节，接坊家的孩子喊我句三叔，我还给他三毛两毛的呢！你这个三十多岁的大小子，若是想不给这一块二毛钱，那也容易，只要你当着众位的面，脆脆儿地叫我一声王三爷爷，我高声一答应，咱们就算一笔勾销。我要再提一个钱字，叫大伙儿拿唾沫啐我，算我没有成材！”王三儿这席话活象用烧红了的火筷子捅进了猴屁股——气得张老三“啾”地怪叫一声，张开双手向王三儿扑来。王三儿只略一闪上身儿，让过扑空了的张老三，随即抬起右膝来一垫他的小肚子，把张老三象个小破席卷儿似的腾空扔了出去。多亏有个人抢上去一伸双臂，才把张老三接住，使他没被摔成个烂酸梨。练武的行家都明白这种“打闪认针”般的接人手段，若没有深厚的“通臂

^① 眼子钱：北京方言，指冤枉钱。

拳”功底是不行的。当场就有好几个人给喝彩叫好：有说王三儿摔得好的，也有说这人接得更妙的……

细瞧这个接住张老三的人，是个三十多岁、细身条儿的壮汉，肩上搭块竹布包裹皮儿，手里拿个小皮鼓儿，是个“大打鼓儿的”^①。王三儿从小就好摔跤走会，又跟当地武术高手刘铁头是把兄弟，很得到些传授。所以他更看得出这打鼓儿的是个练家子，就急忙抢上一步抱拳说：“师傅好俊的身手。都怪我王三儿累您‘佛手沾泥’，请您快净净手吧！”就把自己肩上的白羊肚手巾递过去。那打鼓儿的也连忙抱拳还礼说：“不敢，不敢！”随即满面诚意地向王三儿说：“这位兄弟，你若真瞧得起我，就听我一句话：江湖虽大，满盛着的不过是个‘义’字，天下道路虽多，最贵的是个‘让’字。咱们走江湖的无论说话办事，要得饶人处且饶人……”王三儿一听此话，便知此人是要出头来了结此事。所以他又抱拳拦住话头说道：“您甭往下说了，我王三儿领情给您道谢。这事儿，请您瞧着办。只要您划出道来，我就走。”

惊魂已定的张老三听了打鼓儿的那番劝王三儿的话，心里美滋滋的——那股子癞皮狗记吃不记打的劲儿又来了。只听那打鼓儿的抱拳向他说：“这位老哥，咱们都是在外边跑的人，难免山挡了水，水冲了山的。你们二位吵也吵了，打也打了，若再争吵，就叫人笑话了。俗话说‘席头盖尸的事，也得有个了结’。我看这么办吧：您比他大几岁，方才说不给他车酒钱，那也是气头儿上的话。他也有言语冲撞您的地方，您就多包涵点吧！这路上加的酒钱就谁也别再提啦！他拉了您好几十里地，也够辛苦的，您

① 过去，北京城中，肩挑箩筐，手拿一面银元大小的单皮鼓儿敲打，专买破旧衣物的人，称为“打鼓儿的”。不挑筐，专买比较贵重或大件物品的，称为“大打鼓儿的”。

把那六毛车钱给了他，就算全了结了。您看怎么样？”

张老三满以为经过这么一吵一打，有人出面一抹稀泥，那一块二毛钱就算省了。现在一听，还是叫他给车钱，他向来是一动钱，就动心，一动心，就冒火儿的闹人脾气，当即板起面孔问那打鼓儿的：“你是出面了事儿的，还是来挑事儿的？我凭什么还得给他车钱？他给我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你知道不知道？我倒要劝你要是有事就赶紧去办你的事去，若是没事，赶快回家瞧瞧去，也比在这儿挑事儿强！”

那打鼓儿的只冷笑笑，回答说：“多承你关照。我一是没事，二是才从家里出来，家里倒是没来什么和尚老道的，只是来了两个砸明火的，叫我给打发到您府上去了。所以，我倒要奉劝你还是不要为六毛钱在这儿拼命丢人啦，还是赶快回家应付那砸明火的去吧！”哪知这句话碰巧正点中了张老三家遭抢粮的致命伤痛。所以张老三就拼死命地向打鼓儿的扑打过来。当时只听“唵”的一声，直把众人吓得目瞪口呆——那打鼓儿的双手插到扑来的张老三的胳肢窝下，一抖双腕就象扔小孩似的把张老三直立着扔起一丈多高来，随又用手把他接着放在原地。顿时掌声四起，喝彩叫好声比方才更多了。打鼓儿的这一手儿，简直把这场吵架变成了大卖艺和耍活猴了……

这时，可巧有个骑着马、全副武装、就是没有鼻子的军官路过此地，一见是张三少爷正跟拉洋车的和打鼓儿的吵架。他就拔出手枪来，嚷着鼻音向二人骂道：“踹准占！”不用翻译，王三儿就知道这句话是“快滚蛋”。因为他认识这军官正是横行平北的土匪“苟部队”的军师，外号人称“哈迷嗤”^①，因为他患杨梅升天的花柳病烂没了鼻子，所以能说人话而不能发人音儿，才得了“哈迷嗤”这个宝号。在场的人全叫哈迷嗤这副“俊容”和

^① 评书《精忠说岳》中，金兀术的军师不能发正音，名字叫哈迷嗤。

怪音儿给逗乐了。那打鼓儿的把擦住的右手向王三儿一张，王三儿会心地一笑，就忙和打鼓儿的一同走了。围观的众人也慢慢散去。

张老三一看是哈迷嗤军师给他解了围，此人不但与他家是世交，又和四弟同事，还是教他使手枪的老师，更重要的还是教他白嫖娼妓、开转心宝、掷亏心骰子^①的开蒙恩师。^②所以，张老三忙抢到马前去一揖到地：“多谢老师为学生排难解忧！”哈迷嗤下马拱手道：“先替（贤弟），遮莫鸡（这么急），又失莫达失（有什么大事）？”

这一问，却把张老三的伤心泪给问出来了。他随即把家中遭抢的事向老师说明，只是把有张老五带头干的真情改成老五叫那伙抢枪又抢粮的贼给裹走了。哈迷嗤先是一惊，随又哈哈大笑地一拍张老三的肩膀儿，连着给他吃了两粒“定心丸”：一是告诉他，苟部队很快就要移防开到清河与沙河一带来，故此张家所丢的人和物，一定能如数找回来；二是说要想找到张老太爷，只有他才知道现在何处。并说为了陪老三去找爹，他情愿先把自己的要事放在一边儿不办。其实张老三心里明白哈迷嗤所谓的“要事”，不是嫖赌就是去诈财。不过，只有由他带领才能找到张瑞，这倒是可信的真事儿。因为哈迷嗤是张瑞和军政特几方面打交道时的参谋，张瑞是教哈迷嗤诈财和如何刮减地皮的师傅，俩人又是嫖、赌、抽三件嗜好方面的忘年交；特别是一到了城里，这俩人就象合穿着一条裤子似的形影不离，即或有甚么特殊情况，非得分手一时不可，谁也知道谁准到哪儿去了，谁到哪儿去找谁。故此，张老三只好又雇了辆洋车随在哈迷嗤马后，先请他到缸瓦市沙锅居吃了顿小烧席，又到西单一个朝鲜暗娼开的青云居去抽足了大烟。哈迷嗤的精神足了，朝老三眨眨那双母狗眼儿说：“乜

① 开转心宝、掷亏心骰子：都是赌博中作弊的手段。

抻绰车车丑每绰（你跟着哥哥走没错）！”老三咧着嘴儿苦笑着“嗯”了声，心说，我花钱喂你，就是买你这条狗领路，不跟你走，跟谁走？

哈迷嗤把张老三领到南城樱桃斜街的一个磨砖垂花门楼前，只见在两扇紧闭的黑漆铁皮门旁，有块大理石的小长方牌儿，上面用阴文镏金刻着“王寓”两个隶字。乍看颇似一处名门宅第。按过电铃，开门的又是个衣着整齐、应对颇有大家伙人气派的老者。进门来，只见附有游廊的大四合院，虽然花木馥郁、房舍豪华，但终难掩其装点修饰的匠气和俗意。走到西月洞门，即有一对眉目轻佻的时装少女含笑相迎，把他们再领入跨院时，听到那低吟浅唱中时时杂有声声娇嗔和怪笑，张老三顿时就明白了这里是青楼的又一洞天。他虽然也是个嫖中的饿鬼，但值此家遭横祸、心急如焚之际，那嫖心早已变成糟心了……可是当见到老恩师哈迷嗤推荐给他的花名叫“红娘”的小妓女站到面前时，老三顿时就眼红心迷了。且不言这红娘的脸儿和嘴儿红艳得如何醉人，那紧裹着苗条身儿的水红软缎旗袍又红得如何迷人，仅那一双不满把的小脚上穿的红绫绣鞋儿就足能惹得张老三丢魂失魄了！更使张老三心急眼红的事儿是领家妈怵怵嗫嗫地告罪说红娘已有了包夜客，只能陪三爷喝喝茶，唱段《拷红》……此时，又多亏老恩师使出个绝招儿——他满脸甜笑地凑到领家妈跟前，亲了一下领家妈的脸蛋儿，把嘴唇挨着领家妈的耳朵说：“哪久八彻当叉欠拔（那就把这当茶钱吧）！”

此时，领家妈只感到哈迷嗤的一只手已把一件凉冰冰的硬东西从衣襟下杵进自己的腰间，刹那间，她想这虽不可能是金条，但起码也是件金银首饰之类的东西，可是从触感上又有点不对劲儿。于是，她就在报以“咯咯”浪笑的同时，左手挥起香罗帕向哈迷嗤脸上一擦，右手伸进腰间去一摸到那件东西，直把她吓得“啊”了一声，当即出了一身冷汗——原来那是一支上着顶门子

儿的手枪！见过多少世面的妓家也怕这家伙呀！领家妈连忙向哈迷嗤和张老三赔罪求饶，又献出一条权宜之策来：叫红娘一夜间两头跑，既能陪张三爷睡，又能敷衍那个嫖客，这就叫用一个妓女招待两个嫖客的“相公局”。可是一旦叫那个包夜的嫖客看破了时，那非把妓院给砸碎了不可。但就目前的局势，也只有用这种冒风险的法子来应付了。

据领家妈说，好在那个包夜客是个既抽大烟又贪杯易醉的老色鬼。红娘只要用三杯老酒和半碗“米汤”就能把他灌得烂醉如泥，再稍施色相一缠磨，用不了多大工夫，就能使他乏睡得如死猪一般了。红娘就可以尽情尽意地来伺候张三爷……

不料想，这出两全其美的“相公局”戏文虽好，却叫小张生和嫩红娘给唱砸了。因为张三爷连日惊涛奔波，今夜才得情海息帆；小红娘又昼夜为领家妈所驱使，难得片刻安眠；故此，到后半夜俩人同床一睡，就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犹未醒来。待到那屋里的老色鬼因犯大烟瘾而醒来时，只觉得惟有一床绵被裹孤身，床上连点红娘的余温剩味儿都没有。这个嫖中老手一看就明白是中了“相公局”的骗。他一想自己这只老家贼却上了小家雀的当，顿时就火冒三丈，抄起床旁的黄铜珧瑯痰盂朝大玻璃窗砸去！还祖宗奶奶地骂不绝口，没等领家妈进屋，他就蹦到院中叫起阵来：“敢偷太爷婊子的小杂种快给我滚出来，今天有我没你……”

领家妈急从张老三的被窝里把红娘拽出来，叫她快到老色鬼的面前撒谎圆场儿时，这屋的张三爷又火儿啦，一脚踹翻了床头的小花台，也朝院中骂道：“老王八蛋你听着，明告诉你，你花包夜钱，爷爷我玩娘儿们，这是赏你脸，你还别给脸不接着！砸窑子算得了什么好汉，有种的过来会会你爷爷……”俩人隔屋相骂，越骂火越大声越高。在这种千金买笑的地方，每遇到这种事，再熊的嫖客也会把吃奶的劲儿全使出来充好汉的，那股子邪火加上醋劲儿，真比亲眼看到别人偷他正式的老婆时还要凶百倍。当